

百姓茶坊

生活手记

王家的运河故事

■白世国

南皮县冯家口村临运河,曾是水陆码头,樯帆如织,舟来车往,人声喧嚣。有过一段兴盛。光绪年间,淮军乐宇营驻扎于村南,可见此地之重要。

道光初年,泊镇的王姓回族老人看中了冯家口日渐兴起的商机,来码头开磨坊磨面粉。王家人克勤克俭,白手起家,是冯家口最早的回族住户。

王家第二代的男儿十五六岁就去运河拉纤,往返于泊头到沧州之间。有时候人随船走,漂泊无定。王家人置买了两个芦苇塘。邻村剪子屯以编苇席为业,王家的芦苇销路顺畅,生活日渐有了起色。

王家第二代出了一位名叫王士田的武林高手。某村庄有李家五兄弟精通武艺,为非作歹,号称李家五虎。李家五虎欺压河西冯家口,发生械斗。河西冯家口不敌,隔河呼喊王士田相助。正是初春开河的时节,王士田提单刀纵身跳下河堤,踩着流动的冰凌旋风般过了河,独

战五虎。李家五虎招招要取他性命,王士田挥刀砍掉敌手一条胳膊。李家五虎狼狈逃走,不敢再造次。

清末民初,社会动荡。王家第三、四代人在运河码头做勤行,虽然披星戴月,风吹雨淋,倒也有个温饱。

七七事变后,日军攻占了沧州,残杀无辜百姓。消息传来,王家人用土坯堵严门口、窗户,一家老小坐船向运河上游流亡。那一年,王家第五代人王振中七岁,随家人颠沛流离,朝不保夕。逃亡的船拥塞运河,船顶上遮了树枝做掩护。日军的飞机追着轰炸,爆炸声震耳欲聋。人们匆忙上岸避难,哭喊声混杂。岸边饿殍遍野,惨不忍睹。

王家人逃到运河城镇临清暂住。日寇很快侵占了山东,烧杀掳掠。

山河破碎,哪里也不安稳。故土难离,王家人又悄悄返回家乡。冯家口车站驻有日军。王家人有家难回,借住在

河西。家族里有人借卖包子、馒头为掩护,为地下党传递情报。日伪在泊镇、冯家口、捷地等地设卡,对往来船只严密盘查,借“通共”之名敲诈勒索,动辄扣船,河运萧条下来。

忍辱负重的运河,哗哗流淌,好似沿岸人民自强的心跳。终于盼得抗战胜利,家乡解放,运河恢复了生机,王家人过上了安稳日子。

王振中聪明好学,有文化,在冯家口、王寺等地任教40年,勤勉育人,桃李满天下。老伴、儿子、儿媳、孙子、孙女,从教或从医,是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家庭。村里的回族发展到20多户,和汉族乡亲和睦相处。

90岁的王振中讲述沉淀在光阴深处的家族故事,话语平静。他重孙辈的几个孩子在河岸边嬉笑玩耍,这是王家在冯家口的第八代人。运河里水波绵延,王家的故事在继续。

奶奶的老年生活

■黄廷付

自从爷爷去世之后,奶奶就不住在老屋了,她说一个人住在那里,怪怕的。其实我们都知道她那是怕孤单,怕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。

奶奶一生共有六个孩子,三个儿子,三个女儿,按她的话说:轮番住,一家俩月,一年就过去了。奶奶今年虽已95岁高龄,但她耳不聋,眼不花,而且还行动自如,轮到谁家也不负累人。

奶奶的记性还特别好,她甚至能记得好几十年前的事情。我们每次和她聊天的时候,奶奶说起当年她吃过的苦和受过的罪,总是不由自主地叹气。她说当初最艰难的时候,她曾带着我大姑一起到北乡里去要过饭,每每说到伤心处,还会老泪纵横。但当她说到眼下的新生活时,又忍不住地含着泪笑了。

奶奶平日里最喜欢坐在村口的大槐树下,微笑着看那些来来往往的人。而那些人都都很喜欢奶奶,见到奶奶坐在那里,也都会上前和她打个招呼,说会儿话。奶奶的口袋里每天都装着两件宝贝,一个是小型收音机,一个是老年手机。没有人的时候,她就听收音机,奶奶说她最喜欢听评书,她说“岳飞传”和“杨家将”她都听过好多遍呢。奶奶的老年手机,偶尔也会响起:我在遥望,月亮之上...每次这个音乐响起来,奶奶都会“嘿嘿”地对着手机笑,慢慢地接通电话,这一刻是她最快乐的时候。



也有邻居问奶奶:“您这几个孩子,哪一个对您最好,哪一个对您最不好?”奶奶总是笑呵呵地:“都好,都好。”

我奶奶可聪明了,她在老大家,就会说老二老三对她可好了,他们总是给她做这个吃做那个吃的。等到了老三家,她又说老大老二两家对她是如何如何的好,还说他们都是给她买这吃买那吃的。

你还别说,奶奶的这招百试百灵,几家孩子都像比赛一样对奶奶好。

也有邻居对奶奶的几个孩子说了:“你看,你们家的老奶奶年轻的时候就聪明,现在还是那么精理。”

奶奶的几个孩子笑着回答:“现在生活条件都好了,奶奶想吃点啥我们都满足她,只要她开心就行。再说了,她能有一个好身体,也是我们的福气啊!”

一旁的奶奶听到孩子们这样说,更是乐开了花,连那缺了门牙的牙花子都露出来了呢。

下马厂“上马”记

■肖靖

大运河抱着下马厂村,一棵两人搂不过来的百年杨树站在村头的运河堤上。德老汉背驮着双手站在大杨树树下。

德老汉的老屋紧偎大运河堤,他和老屋枕着大运河,听了七十多年运河水声。德老汉是个孤老汉,年轻的时候沿着运河拉纤,运河断航后就土里刨食。本以为上了年纪干不动活了,日子会更难熬,结果村上土地流转了,每年等着分钱。再加上低保、医保,德老汉觉得日子明亮了起来。

昨天,村支书金良来到老汉的屋里,说,运河景观带即将开工建设,堤上堤下的杂物不能留了。

德老汉问,你说嘛带?金良说,运河景观带。德老汉说,金良,说吧,要我干嘛?得把您屋后的茅房拆喽。那我去哪方便?

给您换个坐便器,水一冲,没臭味……

德老汉每天沿着运河堤溜达。他发现今天堤上有点热闹。那家二小子正在搬玉米棒子,老爹、孩子齐动手,搬得满头大汗。顾家大媳妇正在收堤坡上的大

葱,招呼着德老汉拿两捆。孙家老汉站在破得只剩下房框子的老房旁边,不停地打量。

好久没这么热闹过了,德老汉知道,各家各户都收到了通知,搬走自家堤坡上的东西。

前面一阵吵闹声,顺子媳妇尖利的喊叫声沿着运河沿传了过来。德老汉快走几步,听清了。

凭啥让我刨树?我种了好几年了,果子结得正旺呢。谁刨我的树,谁就得赔我钱。

顺子的声音又传了过来。你叫嚷嘛呢,跑到堤上来显能耐呀。你没听说嘛,堤是国家的,堤上种树的事归水务局统一规划,咱的树种在这已经沾了好多年的便宜了,还好意思让政府赔你钱,你掉钱眼里啦,我看得罚你钱。顺子慢条斯理冲着自家媳妇摆道理。

顺子媳妇脸上露出一丝惊恐,声调马上降了下来,这真要罚钱?

顺子拽着媳妇的胳膊,麻溜回家去,别在大堤上丢人。

德老汉眯着眼睛,心里感叹着,现在的下马厂人,了不得。

大运河抱着下马厂村,一棵两人搂不过来的百年杨树站在村头的运河堤的霓虹灯影里。德老汉坐在新建成的运河码头的凉亭下。

广场舞的音乐盖住了运河水的流淌声。顺子媳妇带着一群村民在小广场上跳得正欢,霓虹闪烁,裙裾飞扬。半年过去了,运河堤脱胎换骨变了个样。

一辆过路的汽车停下来,一个小伙子从车里探出头来。

大爷,这是县城吗?德老汉笑着说,这离县城还有好一段路呢。

这地方可真漂亮,像城里一样,我还以为我的导航出错了呢。这是什么地方呀?这是下马厂村。

下马厂,好名字呀,我干脆“下马”,在这录一段。

小伙子下了车,拿出手机。

音乐喷泉、荷花池、格桑花海、垂钓园、霓虹灯带,还有凉亭里的德老汉,都钻进了小伙子的镜头里。下马厂村的美景,像长了翅膀的骏马,在网上飞奔,吸引了远远近近的游人。

德老汉做梦也没想到,自己竟成了网红。德老汉抚摸着大杨树斑驳的树皮喃喃着,老伙计,我是越来越时髦啦!大杨树哗啦啦地抖动着叶子,应和着德老汉。

村支书金良不知何时站在了老汉的身后,德叔,咱下马厂又“上马”了。

庆祝建党100周年散文诗歌征文

主办:沧州晚报 沧州市作协

协办:中交隧道工程局有限公司G104沧州项目部

【生活】

生活告诉我,幻想终究只是幻想,幸福是靠我们的双手一点点创造的。不管生活多么不容易,我们都要用最完美的心态来面对它。你对生活笑,生活就给予你快乐;你对生活哭,生活就回馈你雨季。

——187xxxx4356

【彩虹总在风雨后】

彩虹总在风雨后,秋实总在春花后,孤独总在疯狂后,珍惜总在错过后,眼泪总在情浓后,笑容总在玫瑰后。

——156xxxx4657

微写作

“微写作”栏目短信平台
号码为15630730721。
倾听您的心声,期待您的短信留言。

【四月】

这是个舒服的时节,既没有冬日的严寒,也没有夏日的骄阳,如果你闻到了百花的香味,愿它带着你走向安康,走向幸福。

——137xxxx2567